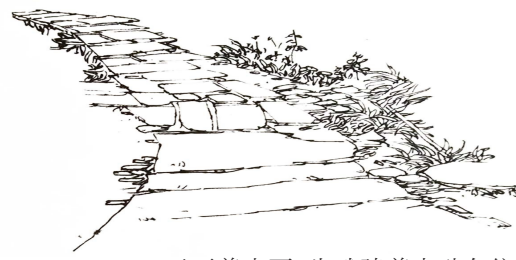


从周末小说  
shoumo.xiaoshuo

主办：济宁日报社  
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  
协办：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 表哥牛武

谢光明



你管不管

周德富



赵大爷瘫坐在椅子上，大声咆哮：“他爹妈都不管，我更管不了，你们想把他咋办就咋办！”

屋檐下，邻村种植大棚草莓的王义夫妇面面相觑。

赵大爷转过头，指着孙子赵贤，恨铁不成钢地一顿臭骂：“万万想不到你这个遭天收的，竟然闯下这个天大祸，你怎么就不能让我省心心去学学好吗？”

赵贤缩着蹲在墙角，耷拉着脑袋，像条丧家犬似的。

“天！菩萨！我这辈子到底造的什么孽啊？你爹不成器，现在是死是活不见踪影。你妈生下你三个月，愤然离家出走。

“我一个七十多岁的糟老头子，屎一把尿一把将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你可倒好，有学不好好上，整天跟那帮小混混混东西游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有人上门告状，你想活活气死我？”

赵大爷气得牙齿咯嘣响。

“去年人家奶奶好心好意规劝你改邪归正走正道，你不听不说还用石头打碎人家窗户玻璃，我好不容易才请人给人家修装好。

“没过多久，你又带着几个小渣皮去偷金兰中学电脑，被保安抓获送去派出所。

“我连夜陪着校长班主任去派出所把你领回家，我这张老脸早被你这个不争气的龟孙丢尽了，我愧对赵家的列祖列宗啊……”

赵大爷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这一次你长大本事了，胆子肥了，竟敢把人家两个塑料大棚划烂了。你吃了豹子胆？你知道一个大棚得花多少钱吗？你不小了！都十三岁啦！你说人家那损失多大，我拿什么赔人家！”

眼泪汩汩涌出眼眶，赵大爷泣不成声。

“我没法管你，也不想再管你，你成龙上天，变蛇钻草！从今天起，是死是活你自己去闯。”

墙角边蜷伏的赵贤，吓得不敢吱声，毕竟他还是个孩子，爷爷要真不管了，那还不得饿死。

“你真不管了？”成墨抬起头，问赵大爷。

“不管！不管！把这个浑球小子撵出门，上云南下四川随他去！我七八岁一把老骨头，泥巴都埋到颈脖子了，谁来管我？”赵大爷抹泪说着。

成墨拿出手机，“喂！工读学校吗？我是派出所的，我们这有一个后进生少年，想立即送来……”

赵大爷像弹簧似的从椅子上“腾”地一下站起，上前一把抓住成墨手机：“别送！别送！我管！我管！”

“知道您老会管，我们是来和您商量……”

王义转身指了指赵大爷的孙子说，“我儿子和他一样大，也读六年级，成绩班级前三，长大想当草莓种植大王。我们想让我家小子和赵贤结对帮扶，帮助他学习，每个周末我教他俩学习种植大棚草莓。我家管饭每月付他一百元，您老看行吗？”

“行！行！行！这天大的好事让我爷孙撞上，真是八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啊！”赵大爷一迭声地说。

“小子！你呢？”

赵贤破涕为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似的。

疑；可要说出息，他自己都不信。

表哥牛武经历丰富。二十几岁时跟别人进山割松树，遇见一条大五步蛇，吓得魂飞魄散跑回了村，再也不上山。农村的蛇哪里都有，其实他是吃不了苦。正好那些年赶上流行港台武打片，他不知从哪里捡了一本《武林》杂志，在县城一处废弃的地下室办起一指禅气功培训班，自号“牛武大师”。来学气功的人还真不少，谁也不晓得他是个连任督二脉，大小周天都搞不清的人，结果被上门踢馆的小混混打得鼻青脸肿，又转行自学麻衣相术，给人看相，又卖祖传秘方。虽然没挣着钱，牛武在乡里的名声倒越来越响，谁家红白喜事看日子，常常想到他。

老太太又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他听：“这两个罐子是太平军作乱的时候，烧了寺庙，我公公的太老从庙里捡来的。那几年，一家人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婆婆从罐底倒出两升黄豆来，一家人才活过来。婆婆平时用一块石头做了个小隔层，她真会持家。所以啊，我们家这两个罐，祖祖辈辈是装吃的，不是拿来玩的。”

牛武故作同情地说：“想不到这两个破罐还有些来历，以前大朝的日子都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你小时候常在我家吃饭呢，你早不记得了吧。”

牛武愣住了：“是吗？”

“你娘死了，你爸饿得不行，他就带着你在附近村讨吃的。你在我家还住过好几天。我婆婆真是个好善人啊，自己都揭不开锅了。”老太太眼角流出些眼泪，粘在没有血色的皱纹里。

牛武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她絮叨。他恍恍惚惚的，甚至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方家村的。

老太太没多久就去世了。她的远房亲戚上门来，请牛武去看出殡的日子和时辰。

天下着小雨，牛武骑着电动车往方家村赶。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两个陶罐。路过那条没有坡也没有弯的平缓小路时，车头忽然一摆，好像有人推了他一把，连人带车栽进田里。好在田里不高，只是擦破了皮。他爬起来，心里一阵发毛——到底是谁推了我？

爬起来继续骑，远远看见老太太家门口聚着许多人。一具棺材架在两张板凳上，摆在门口。老太太被一块旧被单裹着，躺在厅堂的地板上。牛武心里一紧。

老太太已经没有近亲了。远房亲戚们正在收拾她的遗物，女眷把衣物一件件抖开烧掉，戒指、耳环、项链、手镯摊在一个竹筛里，依据亲疏关系准备分了。男眷把房间里的桌椅家什搬出来堆在路边。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从屋里走出来，一手拿一个，把那两个陶罐拿出来搁在门口的桌子上。牛武走过去看了一眼，想起路上那莫名其妙的一跤，刚想伸手去摸，又缩了回来。

“牛武，太奶奶临终前吩咐说，这两个陶罐给你。”穿迷彩服男人说。

旁边几个人都跟着点头：“是真的，太奶奶知道你喜，早早嘱咐了，要留给你。”

出殡前，一些物件被放进了棺材里。正准备盖棺的时候，牛武说了一声“慢”，他提起那两个陶罐，也放进了棺材里。

收殓的人不解地看着他：“后来有人出一万了，老太太都没卖啊。你放在这里面，不怕招贼吗？”

牛武愣愣，点点头，转身找了一把榔头，对着那两个陶罐“啪啪”两声，敲碎了。

“这样，老人家就能安心睡了。”他说。

牛武回家时，还是骑着他那辆电动车。路过那条田里，他骑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在想，牛武这个人，一辈子精明算计，唯独这一次，他什么也没得到。

房前门，妇人牵着小孩，沿着石梯往屋里走；台阶上，小黄狗从旧床单下钻出；房角两头，芭蕉树叶随风摇曳，还有一群鸡鸭悠悠转……

房子画歪了，老苏就抹平。田地颜色太浓了，老苏就撕掉，重新画。

老师问：“三期培训班，你怎么老是画这幅画？”

老苏放下笔：“我就是为这幅画而来。”最终，老苏完成了画作。

装裱后，他把那幅画挂在餐厅墙上。母亲总是盯着那幅画，喃喃自语。

那天，母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指着画上的小孩：“红薯，那个是红薯。”

老苏抓着母亲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妈，我就是红薯。拉我的那个人，是您呀。”

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五年，早已不认人……

春天的风总飘着一股甜香，吹开了俺南街村的槐树花。西院有一棵槐树，树干歪扭着，骄横的枝不知道啥时候伸到了屋顶上。每到花开时节，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瀑布似的垂下来，风一吹，细碎的花瓣就飘进院子，落得满院都是。娘站在树下，仰着头看了看，自言自语道：“该蒸槐花了。”

娘胳膊上挎着篮子并从屋里搬出来一个木梯子，靠在槐树上。我扶着梯子站在下面，仰着头看她。娘伸出巧手，轻轻一捋，一串槐花就落在了她的篮子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娘的脸上，她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角带着微笑。不一会儿娘就摘了许多，篮子里面的槐花堆得冒了尖，像一座小小的雪山。

回到家，我盯着娘手里的篮子，她把篮子里一半的槐花倒在盆里，接了一盆清水，把槐花泡在里面。然后，她坐在草墩上，开始摘槐花。她把槐花一朵朵摘下来，去掉叶和梗子，只留下雪白的花瓣。我也坐在旁边，帮着娘摘槐花。娘的手很麻利，不一会儿就摘完了那盆槐花。

娘把摘好的槐花捞出来，把水分沥干，放在另外一个盆里。然后，她拿起旁边的面粉，开始往槐花上撒面。娘用手撒得很均匀，她一边撒面，一边用手攥拌着槐花，让每一朵槐花都裹上面粉。“面要撒匀，不然蒸出来的槐花会一坨一坨的。”娘一边搅拌，一边对我说。撒完面，娘把槐花放在铁筛布上，盖上锅盖，锅里的水慢慢烧开了，冒着热气，这样就算开始蒸槐花。

“槐花要蒸十分钟，时间太长会蒸烂，时间太短会不熟。”娘站在锅旁边，一边看着时间，一边对我说。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娘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铁锅里的槐花变得金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然后，她拿起筷子，开始搅拌槐花。“趁热搅拌，不然槐花会粘在一起。”娘一边搅拌，一边对我说。在蒸槐花的同时，把大蒜剥好，用刀切掉蒜瓣的根部，然后放在蒜白上，开始捣蒜。“蒜要捣得碎一点，不然蒜汁会有颗粒。”娘一边捣蒜，一边对我说。捣好蒜，娘往蒜白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醋、香油，

很快就过去了，娘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锅里的馒头散发着淡淡的槐花香。娘把手沾了沾碗里的凉水把馒头沾到筐子里，然后把筐子端到案板上。我拿起一个馒头，凉了一会儿，咬了一口，馒头的口感松软，味道香甜。娘看着我，笑着说：“好吃吧？”我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娘，真好吃。”娘看着我笑：“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呢。”

槐花是家乡的象征。我闻到那香味就会想起家乡的槐树，想起娘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想起娘做的槐花馒头。虽然我远离了家乡，但槐花的味道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娘，真好吃。’娘看着我笑：‘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呢。’”

表哥牛武今年六十三岁，平时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透着一股酸酸的斯文，又带着一些市俗气。牛武不偷不抢，全凭一张嘴和一双眼睛吃饭。看相、占卦、卖偏方、收古董，啥都干，见钱眼开。有人笑话他一辈子不务正业，有人说他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第一次见识表哥厉害，是一桩买卖。他花两块从一个农户手里买了个喂猫的瓷碗，青花鱼藻纹，转头拿到市区古董市场卖了一千块。这事儿像长了翅膀，在四邻八乡传开，牛武的名声一下子蹿高了。那些想做古董生意的人，那些手头有老物件想估个价的人，纷纷拉着他吃饭喝酒。他忙得很，最近就老往方家村跑。

方家村有个孤寡老太太，叫鲍小枫。据说她家有两个腌菜的陶罐，来了好几拨古董商，她都没卖。牛武从他那帮“粉丝”嘴里得知这个消息，心里便一直惦记着。

那天，牛武夹着个黑色皮包，西装笔挺地进鲍老太太的门。他没有一上来就问陶罐的事，虽然他那双眼睛一进门就开始四处搜寻，他像个下乡慰问贫困户的干部，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老嫂子，眼睛好些了吗？”

老太太侧过耳朵来，慢悠悠地说：“你是谁啊？我看不清楚了。”

“老嫂子，我是李庄的牛武。看你身体还行吧，有低保吗？”牛武一边说着，眼睛已经把破落老屋的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没看见陶罐的影子。他心里有数，乡下腌菜的罐子多半放在楼梯角或厨房里。

老太太像是看出了他的来意，正了正身子说：“我知道你是为啥来了。罐我不卖，要用。以前啊，我清明打的艾草，放在罐里，过几个月拿出来还是新鲜的，比冰箱还好。我囤中秋一回家，就说了还能吃到清明的艾蒿糕。”



## 母亲的红薯

潘国武

老苏今年五十有三。年轻时成家早，早已是爷字辈的人。“爷”，在我们这儿，方言叫“阿公”。有人打趣：“老苏是‘成功(公)人士’。”老苏笑着应下了。笑着笑着，脸就慢慢僵硬。

回到家，老苏先轻轻进卧室看母亲，再长叹一声，没人听得懂。

周末，友人约：“喝茶。”老苏一本正经地拒绝：“我在学画画。”

“一大把年纪了，还学什么画？”

“有钱了，就想附庸风雅……”

冷言冷语说了一大堆。起初，老苏还会辩解几句。听多了，他就当成耳边风。一有空，老苏就握笔，常常错过饭点。夜里，整栋楼熄灯最晚的，总是他的那间屋子。一擦擦画纸，画着周末，就被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篓。

周末的画室里，一头白发、一副老花镜，老苏最显眼。

老苏反复画着那幅画：山脚下，三间木瓦

## 那年的考选

刘明远

政管理。考卷内容记不清了，好像除了有几道解答题之外，以给材料写论文为主，记得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涉及“投机倒把”的问题。因为专业性太强，我不抱希望，但仍然聚精会神，尽其所能地做题。交上卷子就算把考选这一页掀过去了。

经过两轮笔试后，每个职位保留五人进入面试程序。对于第二次笔试的成绩，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光吓一跳，而且睡不着觉”。我以一分之差被拒之于面试大门之外，考了八十一分五分。如果差个十分八分，甚或三十分二分，我是不会痛惜的。虽然每个职位的专业考试成绩横向之间没有多大可比性，但是我看到这个分数总体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我们市最终考选上的一位同志的分数比我还差一分，却排在了相应职位二次笔试的第三名。说实话，我是学中文的，上大学期间就在《大众日报》《山东师院学报》等发表过一些文章，并且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豆腐块”呢。毕业后又长期从事政府文字工作，应该说写文章不是我的弱项。我当过教师，在领导干部岗位上讲话不喜欢念稿子，不用稿子讲上一两个小时不会出现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应对面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如果当初我不胡乱报一个报考人数最多的职位，能够冷静、慎重地选一个相对比较了解、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职位；如果当初我认真准备，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抓紧时间学上一阵子，恐怕要比这好得多吧。当然，即使能够进入面试阶段，还有另外四个人在竞争，自己也未必能脱颖而出。但是认真细致地选择应考职位了，尽心竭力地学习拼搏了，起码少了些遗憾吧。

人为什么离分数线越远越没有懊悔之意，离分数线越近反而懊悔得越厉害呢？这可能是主要因为人的“反事实思维”不一样吧。任何重要事情过后，人们都要反思，“如果当初我怎么样，结果就会怎么样”。按照“跳一跳摘桃子”的说法，接近的人更容易往上比较，因为他本来只要多加一点劲往上跳一跳，就有可能够到桃子了，而差别大的人，还离得好远呢，再怎么跳累死也够不到桃子，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们那儿有个地方好说，“就差一点，不吸烟卷”，比喻差一点钱不够买烟卷的，上来烟卷这是多么可惜呀！没有办法，一分钱难死英雄汉。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人做过一个得大奖彩票的实验，这个实验印证了卡尼曼的猜测。被试者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彩票的号码差距越小，其产生的懊悔情绪就越强烈。“当人们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彩票的号码近似时，他们会毫无道理地认为自己差一点点就中大奖了。”卡尼曼说，“总体看来，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实相反的想法。”懊悔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用处，但是在提醒自己能做得更好。当然，考选领导干部与中奖彩票号码毕竟不是一回事，凭真本事上位和类似赌博行为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与反事实想象的道理是一样的。

曾几何时，流行过这样一句非常励志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啊，任何一个将军都是从士兵干起的，当士兵就要树立雄心壮志，英勇无畏，杀敌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职位越高，发挥的作用越大，做的贡献越多。有的人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把话推向了极端：“不想当总理的公民不是好公民”，又暴露了它的有懈可击。

不管如何评价这句励志名言，人一旦踏上了仕途，总希望能往上走，得到提拔重用。而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又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天职的。提升职务，正常情况下，一是为了报效国家，服务群众；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看自己到底能担当多大的责任。当然，不必讳言，客观上知名度和工资福利待遇都在其中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什么情况，你成功了，登高了，就是好样的。你失败了，原地踏步甚至走下坡路了，就是无能的。这种思维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然而，习惯势力是可怕的，古往今来直至现在人们依然这样思维，看来很难改变。

对于这次考试成绩尽管多少有点懊悔，但我赶快开导和安慰自己：你不是多次说过，人生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出来了，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与其懊恼过往的事情，不如直面将来，踏踏实实，努力奋斗，不论发展如何，都问心无愧，不留遗憾。一年多后，我到济宁市市中区政府任职区长，干了一届，又任职一届区委书记。十一年后，我才走上了副厅级领导岗位。

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共山东省委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选拔厅级领导干部改革探索，决定拿出十几个副厅级位置，从全省符合条件的人员中考选。除了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学历条件的要求，还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年龄在四十五周岁以下，任县级正职两年以上或者副职四年以上等等。

我那时在济宁市政府任副秘书长，已经有六年多的县级副职经历。市政府办公室人事科的同志告诉我，接市委组织部通知，省委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一次副厅级领导干部考选。并说了一下报名条件，让我报名参加。我说，全省符合条件的人员太多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就不再去凑这个热闹了。过了两天，人事科的同志又来告诉我，不报名还不行呢，要求凡是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必须报名，不报名的要向市委组织部写出书面材料说明情况。我不知道这是省里统一要求的还是市里为了尽量增加本省市报考人数提出的要求，让报名就报名吧。人事科的同志问我报考哪个职位呢，我说反正那是考不上，要报就报个最热门的。我看了一下那些考选职位，就报了个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

省委对于这次考选高度重视，要进行两次笔试，一次面试，然后再进行组织考察。到了济南参加考试才知道，各个职位报考人数差别很大。不论什么职位，如果报考人数少于五人，就取消该职位的招考。据我所知，当时报考省工商局副局长职位的人数遥遥领先，共有三百六十多人，第二位的省文化厅副厅长职位，报考人数是一百八十多人。这两个职位最热门，其他的都要少得多。最少的人数是八人，没有少于五人的，所以每个职位都进行了招考。

第一次笔试是综合性的内容，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所有报考人员参加考试。这次做题我感到很轻松，还不到时间就交卷了，顺利过关。第二次笔试是专业性的内容，报哪个职位考哪个专业。在此之前，我虽然长时间在市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但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管商标、管企业注册登记发证，因为他们上面还有个财政综合科，所以与他们业务上打交道不多。我临时抱佛脚，在迎考之前急急忙忙跑到市工商局找了几本书和杂志，算是真正接触了工商行